

那是一個尋常的夏日傍晚。

炎熱的空氣即使在即將入夜的街道上也沒有一絲消退，只要一踏出門外便能感受到那股灼熱在皮膚上留下極為黏膩的不適感，部份無法忍耐的行人開始打量起四周的店鋪，渴望能找個暫時讓他們躲避熱氣的空間，如果能再加上吹送涼風的空調以及一杯加滿冰塊的飲料那當然是再好不過。

然而，此刻正坐在具備以上所有條件的速食店內的青峰，心中的渴望卻與外面的行人完全相反。

想要離開、不、應該說自己迫切的需要離開、哪裡都好、總之是連一秒都無法再繼續待下去、待在『那個人』的視線之內——

即便在心中對著自己如此大吼，青峰卻依然維持著前幾分鐘的姿勢，一雙狹長的青色眼眸僵硬的瞪著眼前的桌子，試圖讓他向來喜愛的照燒漢堡佔滿他的視野，但無論他再怎麼努力，那抹刺眼的腥紅仍張牙舞爪的不斷奪走他所有的視線。

冰冷的空氣混合了沉默在四周凝結成固體，壓得他有點喘不過氣，過了好一會兒，青峰才勉強從舌尖擠出一句話。

「哲，這是...什麼？」

坐在青峰正對面、一如以往安靜的水藍色青年放下了他一直捧在手手中的奶昔，微微的張開淺色的雙唇，以冷靜的語調說出了今晚兩人見面後的第一句話。

「如你所見，這是喜帖，青峰君。」

青峰猛地咬緊牙關，閉上了眼，奮力克制住顫抖的指尖，他花了比剛才多雙倍的力氣讓自己得以開口，卻也只足夠支撐他說出三個字。

「...我不懂。」